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二七回 誤差使班頭遭譴 求閃批家口收監

且說施公捧下八支刑簽。門子拿起，叫掌刑的伺候。皂班舉起竹板，唱號五板一換，打得血流滿地，每人二□。公差說：「打死小的也沒處拿去，不知什麼叫早道青！」施公更加氣惱，說：「再掌嘴！」又是每人五個大嘴巴，打得公差不敢出聲。施公道：「抬出去，五日之內，要交早道青！如再違限，便加重責；連官都有不是。」州官說：「是是！」不提。單言那受刑的二名公差，方才板子、嘴巴，卻不過瞞哄本官眼目。他們一馬三箭，喝唱的勁兒，虛打的勁兒，官瞧著的勁，撕皮擄肉，鮮血外冒，只是肉皮受苦，傷不著筋骨。兩人見施老爺去遠，忙叫人打了壺燒酒，噴在上面，用手揉了一陣子，便覺好了多半。扎掙起來，走了幾步。張岐山、王朝鳳拍掌，各玩笑臭罵一陣。內中有一班頭，姓曹名叫棟虎，搭言說：「二位老弟，玩笑是玩笑，正事是正事。你們這差使，是奉欽差的命。依我想，這無名少姓的哪裡去找？今日受了比較，刑又太重，又給了五天的限期，期內就要辦好，如何是好？你們倆跟哥哥走罷！」說話之間，天晚，忽見小馬兒跑進酒鋪說：「三位爺們，不用喝咧！官府回衙去了。」三人聞聽，忙忙站起。張、王二人也不顧疼了，回到櫃上，曹棟虎寫了賬，奔至衙門，到裡面回明了州官。穆印歧也牽掛著這宗事情，由公堂伺候大人回來，到了衙中。聽見差人回來，只道是拿住了早道青，令人忙把差人傳進。三人上堂，叩見州官已畢，站在旁側。

州官連忙說：「你二人拿住早道青？」這公差說：「大爺聽稟：這早道青無影無形，實沒法拿去。欽差大人傳諭甚嚴，各處遍查並無影形。限滿了拿不到，大人必怒生嗔，打死小的不算，還怕的是連累了大爺的前程。求閃批出城，晝夜找尋。三天內得著早道青，保住老爺前程，我小的免受重刑。別的呈詞由他辦，事到臨頭再理論。」穆印歧聽說，思前想後說：「你們混賬東西，哄我來咧！我出閃批倒不要緊，好比開籠放鳥，你們無影無蹤無音訊，捺下魚頭，還是叫我搞不清。我想你們三人這般心眼，倒不如我先下這絕情。」叫：「內丁！」「有。」「快快看大刑！」曹棟虎著忙說：「二爺暫且止怒，容我三人細稟。」

內丁止步，又遞過一陣眼色。曹棟虎一見滿心歡喜。怎麼說呢？

從來官向官，吏向吏。又都知道州府是個糊塗蟲子。三人緊爬了半步，口尊：「老爺，暫息盛怒，容小的三人細稟，求老爺開一線之路，我三人感恩不盡。」言罷，咕咚咕咚叩頭。印歧聞聽，眉頭一皺，生出一計說：「罷咧！既是你苦苦哀憐，老爺從寬。你同他兩人，立刻把你三家人入監。本州這才放心。」

遂吩咐內丁，立刻傳出：將他三家人口入監，盤費官領。內丁答應。又吩咐書吏，寫了閃批，急速拿進用印。霎時寫完，拿來用了印。州官說：「他二人領批拿早道青，你隨本州辦事。」

又吩咐：賞他二人京錢五串，以作路費。三人叩謝爬起。內丁送出後堂，吩咐：快把他三家人口，押赴監禁。只嚇得三家男女老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眾伴們看著，俱皆歎息。

張岐山、王朝鳳二人，看著光景，誰人不傷心，也是無可奈何，硬著心腸說：「曹哥，你老人家為我們受累罷了！連老嫂子跟著受些囹圄之罪，我等於心何忍？」曹棟虎聞聽，帶笑開言說：「這不甚要緊。你們倆放心去辦差。他們姐們、孩子要受一點委屈，我就不是朋友咧！」總而言之，一言難盡。直到天亮，分手出監。曹棟虎隨著官府，辦著差使。張岐山、王朝鳳散淡遊魂，出了衙門，信步而行，說些前後事故，愁眉不展。王朝鳳說：「老弟，依我說咱們離了德州，進北京城裡。我有親眷，咱們倆上那住幾個月，再托人打聽欽差信息。縱拿不住，差使完不了，還把家口定了什麼罪名不成？施大人聖旨很緊，就不完案，他也得進京。咱們不管糶子州官，他壞不壞，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等他去了，咱們再露面接差，你看如何？」張岐山哈哈大笑，說是：「好計，好計！施不全厲害，他殺不了家口，是時候他得進京交旨。只有一件，俗語：投親不如訪友，訪友不如下店。現今的世態淺薄，見咱把差使捺了，不免冷淡。咱們想著禹城有座辛集鎮，集上有座小店，店東與我相好，咱投了去。慢說住兩三個月，就是住一年，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錢。咱們臨走，也不白他。快跟著我走罷！」

二人說話之間，走到太陽平西，到了禹城的北門之外。不多時來到李集，到了店門口，二人閃目觀看：只見店門收拾齊整鮮明，門櫃上有一副對子，左邊是：「興隆客投興隆店」；右邊是：「發財人進發財門」。影壁上四個大字：「張家老店。」

看罷，正往裡走。店小二早瞧見說：「大叔從哪裡來？那陣香風刮到賤地？」張岐山說：「相公你可好，二三年不見了，你們爺們這買賣越發興旺咧！你父親在家，可是出外去了？」小二說：「我父上北京去了，目下就該回來了。大叔先進店罷！」

二人走到店內。小二說：「請上房裡坐罷，待小姪灌茶去，打臉水來。」回身拿了，送到上房說：「我到外面招呼招呼行客，你多住幾天。」說罷笑嘻嘻跑到店外去了。二位公差淨面，吃茶。隨時就拿過酒菜飯。二人用罷，覺著困倦，早早安歇。到了次日，紅日上升。他二人早早起來，淨面，吃茶。王朝鳳說：「你這裡熟，你去弄只尖嘴來，再弄上三兩斤肉。咱老哥倆解解愁悶。」岐山說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遂拿了三串京錢，去到街上，拐彎抹角，趕到集場。鬧鬧哄哄，只聽吆喝：「黑大豆、高粱、小米、大米、芝麻、棒子。」又往前走，瞧見驢馬市，牲口不少。霎時又到雞鴨市，成筐成擔。也有幾個雜貨攤子，設立兩旁，有乾鮮菜蔬、筐籠簸箕、條筐、竹篾，諸般器用不少。暗說：這鄉村小集鎮，竟這樣熱鬧。忽瞧見雞鴨市站著一位老翁，鬢髮皆白，有六七□歲，渾身濼樓，聲聲咳嗽。他抱著一隻雞，二目模糊，看物不准。岐山看了，良心發動，取出一串京錢，叫聲：「老者，你這雞賣給我，給你一串錢。」老者聞言，滿心歡喜說：「我這雞哪裡值這些錢。爺們是行好的人，叫我多買幾升食米。」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張岐山提雞往回走，猛抬頭瞧見一鍋豬肉，暗說：我買生豬肉去。又走，見路南有兩間土房，開著板搭，架子上吊著三四塊肉，有幾個人圍著買肉呢！公差看罷，忙走到跟前，閃目看那賣肉的屠戶：生得狀貌兇惡，身高八尺，膀闊腰圓，麻面無須，粗眉惡眼，約有三□多歲；身穿藍布衫，腰繫藍圍裙，土色布的襪子，青布尖鞋。手拿一把砍刀，不住的割肉，這個一塊，那個一塊。只見那些人接過來就走，並不上秤，也不爭論。張岐山看罷納悶，暗暗稱奇。這禹城離德州不遠，怎麼就兩樣呢？莫非是肉貴不成。正自思想，人都散去。張公差把雞放下，用腳踏住，拿出小錢一串，上前說：「賣肉的大哥收錢，給我割三斤硬肋。」那屠戶伸手接錢，也並不數，隨手捺在大錢桶內，回首把豬肉端詳端詳。不知怎樣惹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